

## 御妻有術。教子有方

張大千一生酷愛遊山玩水，徜徉之、愛護之、咏嘆之、流連之，甚至摩娑之，往往經年累月，樂而忘返。嘗言：「山水姻緣，等於婚媾。」他把好山好水視同是美貌佳人，而與之結緣，簡直就如同結縭爲夫妻一般，世人不加深究，率爾以爲張大千的婚姻生活就等於他遊山玩水似的，興之所至，隨處都結有不少「露水姻緣」，其實並非如此。

藝術家的情感特別豐富，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生活，只要有餘力，討個如夫人也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或基於「不孝有三」的堂皇理由，或僅爲增加生活情趣，只要是兩廂情願，而又能相安無事，外人是毫無置喙餘地的；然而由於盛名之累，往往以訛傳訛，甚至添油加醋，使得當事人無從辯解，久而久之，言之鑿鑿，反而把真正的情況淹沒了，像張大千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
### 神仙美眷各有千秋

張大千的原配夫人是曾慶蓉，第二位夫人是黃凝素，第三位夫人是楊宛君，第四位夫人是徐雯波。最先進門的是黃凝素，有了兩個孩子以後，方始迎娶曾慶蓉，便是張大千出家爲僧，爲張善孖尋獲，「押解」回川，勒逼成婚的那一回。因爲出於父母之命，所以後來居上；黃凝素雖然拔了頭籌，但因曾慶蓉是張

母娘家的人，又是老早訂下的親事，所以黃凝素也只好乖乖的屈居第二了。

大夫人曾慶蓉是名門閨秀，福福泰泰的身形，厚厚實實的面貌，是一個標準的相夫持家的舊式主婦典型，一直住在成都，並未隨夫君出外遊歷應酬，只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心慶；二夫人黃凝素是一個美人胚子，雲鬢花顏，纖穠中度，生育也最多，孩子們都叫曾慶蓉爲「胖媽媽」，叫黃凝素爲「瘦媽媽」，大風堂的弟子們亦援例呼之爲「胖師母」及「瘦師母」。

三夫人楊宛君本是北平城南遊藝園的鼓姬，聲音嘹亮，姿態嫵媚，具有一種純真清新的美豔；張大千當年在北平時，客中寂寞，偶而去逛城南遊藝園時，一見之下，驚爲天人，遂量珠聘來，藏嫗於「頤和園」裏的「聽鸚館」中。這位如夫人不但大敢說得好，而且能够自拉自唱整齣的國劇，而張大千又是一個醉心絲竹，着迷於彩袖舞衫的人，加以楊宛君玲瓏剔透，宛如小鳥依人，而具靈巧慧黠的風情與韻致，更使張大千愛煞。

張大千之所以看中楊宛君，另外還有一層外人很少知道的緣由。據說張大千當年畫仕女，一雙手老是畫得不對味道，每每失之過肥，難有纖纖玉葱之感；而楊宛君却生得一雙好手，尤其在臺上一掄鼓槌，像是天女散花似的在半空中展示出一雙美手，纖柔細嫩，嬌媚多姿，使人好生憐愛。就是因爲有了她的玉手作爲描摹的對象，才使張大千的仕女畫有了大幅度的進步。張大千有一首「天女圖」並題詩云：

飛瓊阿姊雙成，阿母瑤牕笑語頻；

欲向麻姑乞陵谷，粧臺不共海揚塵。

這首詩寫的便是楊宛君，在另一首題畫詩中亦有句云：「偶逢一笑禪心定」，可見楊宛君在張大千心目中的份量了。原籍清河，生長於北平的楊宛君最先是梳了一條油鬆大辮，後來會剪成短髮，且喜作男裝，自與大千結婚後，由於生性穎慧，加以耳濡目染的結果，也能畫上幾筆梅、蘭、竹、菊，還頗具功力呢！

### 知命方娶秋君替身

四夫人徐愛波也是成都人，原是張大千大女兒的同窗好友，常到張家去看大千先生作畫，心儀之餘，一直要求要拜師學畫，但是大千先生却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了。據大千先生解釋稱：「我們大風堂收門生的規矩十分嚴格，定了師生名份就不能涉及其他，我沒有收她作學生，倒樂意她做我賢慧的太太。我太太有時候想起來了，還時常翻出老話來埋怨我，說我看不起人，不收她這個門生，其實呀！實在是因爲我太太看得起她了，才不收她作門生的！」

張大千與徐愛波結婚時剛好是「知命之年」，徐愛波聰明絕頂，在上海時期與李秋君走得很近，初時似乎是晚輩的姿態，既而以姊妹相稱，就因爲李秋君視徐愛波爲替身，才不惜工本的悉心雕琢教導，不但把徐愛波塑造成自己的模式，更把如何對待張大千，不厭其煩的把自己的心得專心傳授，常說：「大千是

國寶呀！只有你才能名正言順的保護他、照顧他；將來在外面，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！你才是一輩中在他身邊的，還得你多小心，別讓他出毛病！」

徐雯波得天獨厚成了李秋君的替身，在李秋君的心目中，自己既然不能親自侍奉巾櫛，與張大千形影不離，只好以「柏拉圖式」的心情，把自己的愛心，一股腦兒的灌注在徐雯波的身上，並為她安排一切，使她由「妾身未明」，進而穩穩當當的確定了「名份」。

徐雯波果然不負李秋君的期望，在張大千的後半生中，天南地北，一直追隨在夫子的身邊，悉心照顧，無微不至，由大陸到臺灣，由臺灣到香港，由香港到印度大吉嶺，再到巴西的「八德園」，美國的「環翠庵」，最後回臺定居外雙溪的「摩耶精舍」，克盡相夫持家的責任，張大千後半生的輝煌成就，徐雯波着實是功不可沒的。徐雯波的犧牲奉獻，使得張大千極為感動，因此也以濃郁的情分對待這位李秋君的替身，他服從於她的管制，更彼此相敬如賓，這些都是由李秋君那裏轉移過來的相處模式。因此有人說：「張大千對徐雯波的情分特厚，一部分是應該劃歸李秋君名下的；對李秋君來說，也是值得安慰的事。」

## 元配賢德操持家務

大夫人曾慶蓉氣度雍睦，厚重而有大家風範，對於丈夫唯命是聽，對於子女一律視如己出，愛之護之，不遺餘力，常年株守家園，未曾離開故鄉，只有在張大千避難青城山中時，與黃凝素及楊宛君一同隨侍

在側，而黃凝素生育過繁，楊宛君又好玩成性，一切家務操持，完全落在曾慶蓉一人身上而從無怨言，她着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元配夫人典型。

大陸沉淪後，曾慶蓉飽受清算與迫害，她所保管的古董字畫，甚至連張大千昔日作畫筆硯，都被強取豪奪的敲詐一空，終於油盡燈滅，悵鬱以終。

## 二夫人寧可愛麻將

二夫人黃凝素嗜賭如命，生了大堆兒女，也曾追隨張大千前往敦煌受苦受難，但是一有機會便坐上麻將桌渾然忘我。因為打麻將是最費時間與精神的，一個人的時間與精神都有一定的極限，漫無目標消耗的結果，自然就分不出時間和精神來照顧她的丈夫了。張大千對這種情形忍痛已久，他再也不能承受被忽略的難堪，有一次實在是氣急了，大聲的責問她說：「你究竟是要麻將？還是要我？」眼看來勢汹汹的模樣，黃凝素夫人竟然衝口而出的答道：「要麻將！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，最後弄得各分東西，感情破裂，終於釀成了覆水難收的局面。

## 三夫人偏愛買衣著

三夫人楊宛君喜作男裝打扮，早年在北平時期，穿着與張大千同樣質料、顏色與款式的長袍，出雙入

對，頗爲故都人士所矚目。她一向愛好打扮，在北平陷敵後脫險歸來道經香港，楊宛君就不肯多花錢坐飛機，而要乘船至梧州再轉往重慶，她認爲這樣走法可以省去一大筆錢，這些省下來的錢便能購買許多衣物，就在這一念之間，使她免去了一次罹難的噩運。

大陸變色後楊宛君回到了北平，在吃不飽的日子裏，她熱切希望的仍是時髦的衣著打扮；張大千到日本去旅行時，曾經買了許多豔麗的時裝寄給她，當時徐雯波夫人還說：「這樣摩登的衣服，大陸上那裏敢穿出來！」果然，楊宛君接到衣物以後，還要繳上一次高額的稅捐才能取出，而且又不准不取，使得她左右爲難，又埋怨張大千「沒有良心」，何以多次在香港給女兒買手錶寄回去之前，都先行完了稅捐，但是寄給她的衣物，就忘記了事先代她完稅呢？

張大千不在乎替她完稅，只是當時日本與大陸尚無邦交，事實上根本無法先行完稅，於是覆信道：「敝人旅經日本，此處與『貴國』沒有邦交，自無義務代『貴國』收稅，所以敝人未能先代你完稅後寄物，令你如此麻煩，殊深歉然！」就這樣輕描淡寫的幽了三夫人一默。

### 父母結婚兒女見證

四夫人徐雯波追隨張大千最久，也最爲體貼，在巴西辦理永久居留權的時候，還被迫再度舉行了一次婚禮呢！原因是巴西政府要他們繳驗結婚證書，他們逃難出來，什麼寶貝都丟光了，那裏還有什麼結婚證

書嘛！無奈巴西政府硬是不通人情，萬般無奈，只好再度結了一次婚，地點是在「八德國」裏，請了一位神父前來證婚，自己的兒女就算是法定的觀禮人。張大千日後時常笑哈哈的對親友們說：「簡直是出洋相嘛！既荒唐又滑稽，那有做父母的結婚，還得要自己的子女來做見證，簽名認可，這些洋規矩真是莫名其妙，令人啼笑皆非！」

### 戴老奴帽提夫人鞋

張大千在冬天的季節喜歡戴一頂後垂飄帶的暖帽，稱之謂「東坡帽」，以其柔軟方便也。後來看到天主教神父戴的一種六角形軟帽，可以摺疊，不戴時便於收存及攜帶，於是也以黑色葛料加以仿製，頂上並有一團結子，張大千自稱是「老奴才的帽子」，常謂朋友道：「我戴上這頂帽子，像不像是『三娘教子』中的老薛保啊？」大家笑而不答，張大千眼看沒有異議，遂笑着說：「所以我說是老奴才的帽子嘛！」

徐雯波夫人一聽他自稱「老奴才」，總是含笑帶嗔的白他一眼，每當有人為他們拍照時，徐雯波總是趕緊把張大千的「老奴才帽子」摘下來。據說有一次名記者謝家孝曾經親眼看見一幕精彩的表演哩！那是在他們下榻高雄時，徐雯波的鞋子交服務生去擦油，她換裝後找鞋子，免不了要張大千出去問一下，開門一看，鞋子已經整整齊齊的放在門口了，張大千在要提鞋進去之前，趕緊先掏出他的帽子戴上後，才慢條斯理的彎腰提鞋，口裏還如同在唸戲詞似的自幽一默說：「要戴上老奴才的帽子，才好為夫人提鞋哉！」

伉儷情深，即使到了耄耋之年，仍然表現出一派天真風趣，不禁令人爲之羨煞！

雖然如此，但是張大千始終不教徐雯波繪畫，有一年徐雯波叩拜馬木軒（馬壽華）做老師跟他學畫，一般人都認爲何必捨近求遠嘛！張大千則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，說是：「古人都有易子而教的規矩，我絕不能教我太太畫畫兒，她喜歡畫蘭草，又極敬佩馬壽華的蘭、竹畫得好，他這次拜在馬壽華的門下，總算達成她多年來學畫的心願了。」

### 要爸爸就別搞統戰

大夫人曾慶蓉僅生一女，二夫人黃凝素有子女十一人，三夫人楊宛君未曾生育，四夫人徐雯波有二子二女，合計子女十六人中，一子心亮，一女心碧早夭，現有子八人，爲心智、心一、心玉、心珏、心澄、心夷、心健、心印，暨女六人，爲心瑞、心慶、心裕、心嫻、心沛、心聲。其中六個子女留陷大陸，八個子女生活在自由世界。

張家是蜀中的世家，家風家規，嚴厲無比，張母曾太夫人管教兒女更以謹慎著稱，嚴管勤教，絕不留情，輕則責罵，重則罰跪鞭笞；因之張家子弟一個個循規蹈矩，敬老尊賢，長幼有序，禮節週到，從無逾越潛妄的事情發生。張大千管教子女亦秉祖傳，有過輒要罰跪，晨昏定省，侍奉茶羹，一仍舊風。

民國四十年張大千僑居香港，在九龍租了一處院落暫且安身，中共放出了他的四個兒子心智、心一、

心澄及心夷勸說他回返大陸。張大千勃然大怒的向他們說：「你們究竟是要我這個老頭子，還是要什麼人政府？要老頭子就留下來跟着我，要跟什麼人政府，馬上就滾蛋。總之，你們休想騙老子跟你們回去！」

張大千的威勢把他們嚇得連忙跪了下來，小的哭、大的叫，一家大小都心如刀割，張大千滿眼含淚的說：「在這兒，你們還能叫我爸爸，真要是回去了，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！總有一天，你們連我這個爸爸想認都不敢認了！」在全家一片哭聲之中，張大千總算徹底的打贏了這一仗，兒子們決定不回大陸去了。

除了心智及心瑞以外，傳其衣鉢學畫的不多，但是由於張大千教子有方，一個個均能循規蹈矩，立身謹嚴，絕無纨绔子弟的作風。在家裏極重孝道，早晚請安，敬謹侍親，沐浴梳理甚至捶背修腳，皆有子女在旁服其勞，一切瑣碎事務均由子女親自操持，亦從不假手他人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張大千八十壽辰過後不久，由唐英傑代筆，立了一份「遺囑」，把自己所作之書畫分作十六部分，留給楊宛君及徐雯波夫人和十四個子女，而所收藏之古人書畫文物則遺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，臺北士林至善路二段三四二巷二號之「摩耶精舍」及基地，遺贈政府主管文化或藝術機構，並請其學友王新衡及李秋君之幼弟李祖萊為遺囑執行人。並謂：「緣余年屆八十，深念渥承天庥，得畢生浸潤於書畫，勉有成就，感禱無已。惜余不善治生產，積蓄甚微，光陰荏苒，宜立遺囑以示後人。」

四年後張大千溘然長逝，徐雯波夫人和子女們哀痛逾恆，一切按照遺囑處理，珍視其遺澤，絕無斤斤

計較情事，完全符了張大千所期望的「深冀各繼承人善體余意，誠恪遵行，有厚望焉！」使得張大千在九泉之下，應該說是在「梅丘」之下，亦能含笑瞑目矣！

